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八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雪坡集

宋 姚勉撰
姚龍起編……………一

文山集

宋 文天祥撰……………三五九

文信國集杜詩

宋 文天祥撰……………八〇五

疊山集

宋 謝枋得撰……………八四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一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雪坡文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按雪坡文集五十卷宋姚勉撰勉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人寶祐元年以詞賦擢等廷對萬言策第一除校書郎兼太子舍人宋史無傳是集藝文志亦失載此本為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文集
提要

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文亦婣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語外間傳本頗稀訛缺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為校補其永樂大典不及載者則仍其舊集首有文及翁序稱其磊落有奇節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家又有方逢辰序亦稱為瑞之奇士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

政之謬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

卷載賀丞相賈秋壑一啟題下注庚申五月

十六日考宋史理宗開慶元年十二月賈似

道奏鄂州圍解景定元年正月詔獎賈似道

功四月詔赴闕庚申即景定元年啟蓋作于

是時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為白

璧微瑕然啟末多進規之語猶曲終奏雅之

意固視劉克莊之諛頌求榮差有間矣乾隆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文集

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雪坡集原序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

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懽若生平握手論心

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

舍竹與山行入境問俗知其個儻有義氣爾後渭北江

東未由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

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

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案年僅四十有六遽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

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陞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

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脈不在茲乎龍起彙編成一文

藁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持成一之文而已

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特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管龍

川陳同父亦癸丑倫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

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

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

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
遷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為世不
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予於成公何能為役而所以
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款歎悼吾黨之零落敢
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
文及翁序

姚成一瑞之奇氣也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
吳幙入館時成一初第見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原序

二

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
相會於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
挫而不衰又知成一之所以為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
成一者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咸以罪
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於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
龍起刊其平生所為文屬予序予曰成一之操守議論
氣槩欲為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
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後惜也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

蛟峰方逢辰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原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一

宋 姚勉 撰

封事

丙辰封事

十二月吉日承事郎新除秘書省正字臣姚勉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江西一寒學未聞道癸丑奉對大廷有司第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親擢以冠羣才受恩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西歸福過災至未及一月即遭外艱得祿既不逮親從吉未忍問仕陛下曲賜憐念以趙汝愚故事起之疚棘之餘顧臣何人蒙此異眷不由五剡之薦而即登於通秩未有一日之考而遽玷於中除恩大難勝感極繼泣雖非親養合報主知不忍固辭願移忠事祇承召命已至半途將咫尺於天顏忽驟嬰於寒疾欲進不可有懷莫伸臣伏見前朝蘇洵奉詔試舍人院辭不拜命輒陳奏篇今也微臣敢援為例僭以書獻惟陛下試垂聽焉

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豈欲榮臣以美官哉蓋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時事故進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陛下既親獎於其先則是既信而可諫矣不得以未信為謗自諉也臣前此獻策於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臣之所謂立中道也者蓋欲消去朋黨所謂獎直言也者蓋欲廣通下情言雖若迂事則甚切臣今所見無異於前臣觀陛下聖度如天明見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賢容受切直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恢張士氣長育人材護如圭璧愛如桐梓正人暫去而即召言者雖忤而必容四方稱仁萬世誦聖雖盛美殆難縷述此二事實最可稱如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巳壬子陛下此時之用人聽言青史書之蓋無窮之令聞也雖然臣願陛下兢兢業業保持初意而已驚心過日駭耳異聞不知彼何人斯乃爾上誤陛下臣知陛下之本心不爾蓋必有簧鼓聖聽者也臣初離瑞陽忽傳時報乃有立石三學之事臣固已駭之矣猶恐實有

蹈非彝典而累教育者啓行數日漸至臨川則聞兩御史之章大斥三學舍之士不知所謂益重厥疑至於近時號為敢言之臣亦皆相繼而廢罷臣於是益駭焉臣至上饒得觀邸報則臣蔡抗又已去國臣之駭者至是愈甚矣夫斥逐學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檜佞遠之時所為耳今日聖君賢相詎宜有此哉以學校未離韋布之人在平日豈無市井之過然而外議初不謂然但知為前日上書之人故今致臺諫復仇之禍其間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三

雖有一二士不與上書姓名皆謂朝廷借此以蓋非不知蹤跡欲掩而愈露況不與前日上書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縱不以此而加誅得罪者豈不藉此以自解此聲一出天下謂何必謂朝廷今諱人言自此誰敢獻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繫不輕儻使國有大姦將恐無復言者敗亡軌轍前古所同敢於沮抑人言是豈為國忠計夫帝王大德在於納諫朝有直言謂之國華陛下聖明豈不知此三十三年容受人言之盛德恐於

一旦斲喪之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陛下欲進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來者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蒙進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與已為仇者乎朝廷之上縱無是心天下之人不能無是議也此蘇軾所謂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也臣觀陛下今日之所進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蒿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與憲晦也然三學之攻蒿之憲晦則陛下不怒不斥何獨於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天下於此疑矣非所以視方來也夫敢諫有鼓進善有旌書愆有板設於朝市古先聖王之欲以來諫也古先聖王本無可諫之事猶不能無求諫之心陛下本有好諫之心何遽設為拒諫之具三學之立石臣恐諫鼓謗木不如是也漢文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夫言之真不可用者容之可也而何必拒之哉方文帝有獄繫周勃之愆賈誼進刑不上大夫之說自後文帝體貌大臣以弄臣輒嫚戲於朝廷在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四

亦得伸其國法文帝之用誼言如此又何嘗聞有誅斥賈誼之事哉漢文帝三代以下之賢君猶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邁三王又豈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下之決不然也昔章厚蔡京之徒上誤祖宗立姦黨碑於內殿賢如司馬光乃以為姦黨之首一時小人自謂可以欺天下也而石工安民乞不刊其姓字恐併譏於後世今之學官奉承此事不聞諫止寧不有覲面目於石工乎立石之餘繼以斥士此殆角公論以求勝挫善類以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五

取快者矣甚非盛世事也夫易進難退者世謂之小人難進易退者世謂之君子儻有一毫貪榮固位之意豈逃鄙夫患得患失之譏陛下今所進用之人使其真有德之可尊有才之可用人望所與官職何辭遲之歲年試用未晚何必驟擢之臺察驟長之諫坡又驟躋之政府哉使其本無驅逐前相之心能納盡言為法受惡或有丐祠求去之請豈非高尚退潔之風心事靡他人言矣邇何必無一語以及去不幾時而受遷哉是為臣者不

以難進之君子自處而以易進者自處為君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處之而以易進者處之矣臣恐陛下君臣未必甘受此名也驟加進用欲以勝公論寧不適以滋公論乎夫公論者當使之在上不當使之在下也不幸公論逸而在下在上者當有陰消潛弭之以使之平不當壅遏抑絕之使至於激也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熹釋之曰天下有道則自然不議非藉其口使之不議然則藉之者豈非所以激之歟東漢末年之黨錮皆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六

激致之耳激而致此豈天下國家之福又豈忠臣志士所願哉邇者臣蔡抗去國之由與臣夢炎臣逢辰之罷臣雖未知其故傳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謂臣抗因救三學之士其說不用而行至於臣夢炎臣逢辰之寢命去官則謂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臣逢辰則是去年上疏排近倖之士臣夢炎則是前日越次求對欲言時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為而如此得非疑其為朋乎昔唐玄宗時劉晏以神童為正字玄宗

問之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有朋黨之小人也晏之在唐後來乃鞭策聚斂之人未為知道但其當時所對則亦可謂至言臣今蒙陛下除官適是此職敢借劉晏朋字未正之說願陛下有正朋可乎本朝歐陽修在仁祖時嘗作朋黨論有曰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蓋謂小人之偽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無也以利為朋者小人也以道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於為國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於愛君小人私於為身故朋姦結黨不能不皆出於竊位君子小人之判蓋如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見損益但君子之朋與治為朋小人之朋與亂為朋其究極則天壤遼絕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存亡耳知人固堯舜所難然察其用心則君子小人亦不難辨陛下天資睿哲閱歷精深致知既明於此蓋昭然黑白中庸知仁勇之三德陛下之所素講貫而體驗者謹毋使天下謂陛下知足以周物而仁反至於惠姦

勇反至於斥賢也仁勇失其所施則是知亦為未盡矣陛下母疑在朝諸臣之分朋植黨母謂在朝諸臣之背公徇私但當審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於為國乎抑朋於為身乎其朋於愛君乎抑朋於竊位乎其朋於盡忠竭節乎抑朋於徇貨殖利乎左右其有譽阿大夫而為朋者乎嬖臣其有進商鞅而為朋者乎執政其有與臺諫而為朋者乎臺臣其有與諫官而為朋者乎外戚其有與宦寺而為朋者乎無之則善矣如有之則必不逃陛下之明鑒也乙卯去相不能知子賄道濁污人孰肯與之為黨今年去相致君無術功烈甚卑人孰肯與之為黨至於乙巳壬子之善類甲辰庚戌之魁彥則天下所謂忠賢不得謂之為黨也指其黨於陛下之前者恐未足以為黨而陰相黨於陛下之前者陛下不可不察其為黨也君子無罪可名無過可指小人欲激人主之怒不過以黨之一字目之則必犯人主之所惡耳至於所斥逐之黨則大抵皆君子也以黨為名空國君子小

人異世同術莫不皆然黨錮空而漢危清流空而唐禍
元祐姦黨空而宣靖之變作小人至此亦非其福矣豈
獨君子哉事久論定君子小人之名萬世之下昭若揭
日在黨錮者人謂之君子殺黨錮者得謂之君子乎與
清流者人謂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謂之君子乎列姦黨
碑者至今謂之君子立姦黨碑者得謂之君子乎小人
亦何利於此哉故朋黨之名在今日朝廷之上決不宜
有有立黨之說以告陛下者即黨之尤者也惟陛下察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九

之臣願陛下精別真偽之朋廣開衆正之路已斥之士
終與叙還已去之賢旋加收召端平之善類今皆凋落
所存者不過一二賢老乙巳壬子之善類今散在四方
者幸尚有十餘人至於新進鯁亮之流亦且不下十數
皆宜引以自近寘彼周行雖有嬰鱗逆耳之言當廣乾
坤容納之量直士聚則嘉言日進公道開則治勢日張
天下未有求治而不用賢而不聽言者也昔仁祖皇帝
慶厯之際登用諸賢不一二言皆為小人以朋黨傾去

亦嘗執政而用夏竦亦嘗宰相而用執中然而小人暫
親即疎君子暫散而即聚迄至嘉祐一皆正人躋時太
平功在社稷天下皆謂陛下深似仁祖陛下可不繼仁
祖所為乎國家自宣靖以來無復人才至紹興初年方
得涵養成就未幾又壞於秦檜至孝宗皇帝又加之涵
養成就是故乾道淳熙之盛無減慶厯嘉祐之時先皇
之初年人才皆孝宗皇帝之所涵養成就者也一壞於
侂冑再壞於彌遠士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之節人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十

知有諂諛而不知忠直之風夫今天下之士所以正論
昌言濱死不悔屢仆屢起曾不挫折一躓一奮曾不畏
縮者乃陛下三十三年之所涵養成就耳以三十三年
之極力涵養成就者一旦斷喪之可乎不特此也祖宗
三百餘年之所涵養成就者而一旦斷喪之可乎此臣
所為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也故敢妄發其狂言願陛
下保持其初意使朝廷常有賢士陛下長為聖君臣雖
養痾山林食茶如薺不然臣之來也不過一留夢炎一

方逢辰不罷則斥耳臣妄援蘇洵躡上封事罪在不赦
但臣莖仕之始於朝臣未有素交至如三學諸生亦皆
惜不相識初無附下罔上之意皆出愛君憂國之忱知
則當言言則當盡至於出位實不自知席藁私室以待
鈇鉞臣雖受誅亦願陛下用人聽言保持初意而已惟
陛下留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一

十一

雪坡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二

宋 姚勉 撰

封事

庚申封事

二月四日供正
字職翌日奏

二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姚某謹沐齋裁書昧
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天下未嘗有難為之事人
主不可無肯為之臣以肯為之臣輔有為之主天下事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二

一

難者易矣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屯者難也
不曰君子以畏避而曰君子以經綸豈非世雖屯難正
可經綸之日乎有經綸則屯者亨矣但患無經綸耳方
今天下之事勢有可惜者一有可憂者三而幸有可為
者四可為者即所謂經綸也臣請疏言之姦相丁大全
欺蔽聰明壅塞言路敢於言者必加之竄以不得其言
而去者又重之以誅陛下踐祚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大
全蓋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已之私也臣於彼時知

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祇召已至中道不願與之立朝
疏陳其姦亟歸俟罪自時厥後大全朋姦罔上日甚一
日凡天下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汚之以數百萬極重
之贓而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用其腹心十數輩布滿
諸路行一切不卹之政白科彊抑什取六七謂之和糴
以失盡陛下之仁心妄以富國強兵自詭特不過竭天
下之膏血以奉陛下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豐亨豫大
之說王黼應奉享上之舉也富國者如此彊兵者又安

欽定四庫全書

雪成集
卷二

二

在哉夫已未之敵戊午之糴之應也昧者猶曰幸有戊
午之重糴猶可以給已未之禦敵殊不知若無戊午之
糴則決無已未之敵矣陛下知漁舟渡敵之罪起於索
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使陛下去年大悔悟大
更革之時厥既登庸左右賢相亟去大全及其黨與投
之四裔則天下大悅衆憤盡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敵
即退伏消弭矣姦臣誤陛下之罪甚大陛下責姦臣之
罰甚輕此固陛下之仁厚也然天下謂陛下尚有眷顧

大全之心他日必念其能生財不念其幾誤國必至復
用重害吾民是以怨尚鬱而未紓憤暫解而復結加以
奪官之命越數月而後下求言之詔亦越數月而後頒
古人所謂改紀其政者當一反前之所為而乃癰疽之
根猶伏胃腹瞋眩之劑未徹膏肓使天下有悔過不盡
之歎夫前日悔過之不盡則今日禦敵之不盡也且可
為而不勇為今雖欲為之亦緩下之劑矣此臣所謂可
惜者一也去年秋敵在鄂渚耳未至興壽也冬則南在

欽定四庫全書

雪成集
卷二

三

湖湘北至興壽耳未至江西也今則在江西矣臣所居
之郡瑞陽所鄰之郡清江今聞皆已殘破矣隆興之邑
凡八如分寧如武寧如奉新在章江之外者今皆躡蹂
矣如豐城如進賢在章江之內者今皆奔潰矣是八邑
而失其五也支體已翦腹心能自固乎萬一敵用避實
擊虛之謀捨隆興而不攻或自南康而渡或自豐城而
渡或自清江而渡或自章江之源而渡越西江一步所
在州郡不過如興如壽如瑞如清江耳陛下何以限隔

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金本無謀皆中國為姦相患苦之士民為之嚮導既犯鄂渚又出廣右蓋用巫臣疲於奔命之謀伍員多方以誤之之計萬一牽制重間以一兵徑渡下流而來以一兵條自海道而至陛下又何以待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敵之初破蜀也一歲一鈔掠之害其耕奪其聚殺其民人使不得供其軍賦謂之涸水取魚之法纔掠即去雖去不歸以一帥蠲伏興元以為歲大入之計不數載而全蜀陷今興壽二

州間已為金所有矣萬一如烏珠欲築建康避暑俟秋復動之計留患腹心何有窮已此臣所謂可憂者三也雖然豈可徒憂之而已哉高宗皇帝六飛南渡之初國勢未定烏珠亦嘗驚犯江浙當時事勢可謂貼危迫其次年大作措置則曰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又曰雖以檄呼金渡江亦不敢來矣然則金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敢再渡可也陛下君臣儻能以高宗皇帝之時猶可有為為心則臣所謂可為之四策皆可行矣何

謂可為者四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二曰教民兵以護鄉里三曰分責任以全境土四曰一體統以集事功敵長於野掠短於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城之有無利害可觀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城乃取橋梁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為艾獵城汴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竟為幕僚沮撓而止

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粟也今財粟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粟衛一州之生靈乎縱乞朝廷一二年上供網解而為之朝廷亦必不計也不愈於為敵所蕩則亦無所謂上供乎今天下之無城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寧忍不念其民哉臣所謂築城壁以衛州郡者此也鄂渚官軍之外有義士壯丁數萬人長沙官軍之外有鄉隅丁夫數萬人皆能相助戰守民兵之於鄉井用力尤至也敵之所以彊者空國而皆兵使吾州縣皆有民兵以

敵之彼亦安能遽犯勝敵之策莫良於此朝廷去年亦嘗許州縣結民兵築山寨矣不知後來何為而遽罷農隙講事寓兵於耕蓋亦近古也主佃相養貧富相資可以弭姦可以教睦亦不費官也若畏其為盜賊畏其相讐殺則但當區處之得其道勸率之得其人耳督之以才且賢之里宰總之以才且賢之時官不肖而不為鄉里所服者不使也天下安有才且賢之里宰時官而肯為盜賊肯相讐殺者哉敵至而民殘敵去而民盜有民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二

六

兵而如是乎無民兵而如是乎軍新招則不能精軍既多則患無養固不若民兵之不費也但不必盡取保伍以為民兵保伍者止為姦盜之防民兵者當擇強壯而教教之以洞貫之弩教之以拒馬之鎗教之以陷陣之斧斷無調遣止衛其鄉利而誘之激以厚賞民必樂從矣去年臣在瑞陽守臣嘗遵朝旨委臣以教閱民兵之事略有緒矣但未幾而報罷罷一月而遂遭哨騎之苦守臣得百十民兵走一小山寨方能免禍民兵山寨不

可謂無用也使盡如臣言鄉鄉皆兵處處皆寨豈是哉臣之州痛矣無可言矣今天下無民兵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教民兵以護鄉里者此也廣右湖南江西州郡今固殘破矣可殘破而已乎殘破方新修復亦易但一人而為之則難衆力而圖之則易耳且以江西言之閩之在九江者宜命之修復興國壽昌兩軍閩之在隆興在清江者宜命之修復瑞陽清江兩郡及分寧奉新諸縣官許辟置財許移用則修復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
卷二

七

之事可次第舉矣修復既畢然後命四監司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責其守禦責其應援失地則加之罪卻敵則重之賞但是分任防扞之責至於本司職事如刑獄如茶鹽則仍前日之職而掌之宣閩大臣則加總其權於上不立唐人藩鎮之名陰合中興鎮撫之使祖宗之法不必變而列郡皆蒙其利矣廣右湖南諸郡推此意而行之江東福建兩浙亦用此意而預防之責有所歸力皆願効臣所謂分責任以全境土者此也責任

雖分意嚮當一要皆為國不必爭功高宗皇帝初在臨安嘗有聖製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此詩也蓋高宗皇帝中興之規模也越之謀吳臣種治內臣蠡治外高宗聖心蓋有見於此其後用趙鼎張浚為左右相遂用此法鼎居中秉政進退人才浚江上視師專任邊事表裡相應舉天下而運之掌矣使三十六年之間皆此規模中原即日可復獨惜呂祉之間一萌兄弟之好遂失而秦檜乘之矣今二相同心濟謀萬無不和之失更願堅凝意向事事一體人一心運掉四方身使臂而臂使指所在諸閫亦宜同體國事共濟時艱謹母曰吾皆執政也吾皆大臣也勢敵權均胡可相使如此則天下之事誰其為之哉臣所謂一體統以集事功者此也此四者皆可為之事也即屯時之所謂經綸也世之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今日聖哲馳騫不足之時也仁宗朝言者論呂夷簡曰大富貴呂夷簡享之大憂患留

與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貴丁大全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為大全游說者必告陛下曰大全之時州縣未多殘破也殊不知此敵則誰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遺患也二相則經綸其屯者也抑臣嘗求經綸之道於屯卦而得其說願末有獻焉初九一爻為動之主屯之經綸君子也其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聖人釋之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三者經綸之要道也屯難之時未有攸濟故盤桓而不速進但所利者在居正在建侯在以貴下賤耳居正者順公理而無私邪也建侯者聚眾賢以自輔助也以貴下賤者屈已求謀而廣忠益也鼎之相也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黃彥節之移竹栽微罪也責軍令而禁止之馮益之買鵝鵠曖昧也亦予外祠而疎遠之陛下今能聽大臣如此否乎此居正之道也呂本中張九成潘良貴魏矰胡寅范冲朱震之諸賢萃本朝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玠王彥之諸將布襄淮荆蜀陛下今有人才將帥如此否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

宋 姚勉 撰

封事

擬上封事

庚申三月

三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臣姚某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聞祖宗朝許館職非時言事仍許銀臺進入與臺諫等祖宗之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

優異館職者何也儲材於館閣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然而不當言而言謂之躁當言而不言謂之隱必其事關國體人不能言然後館閣之臣抗章極論胡銓之竄范如圭留之朱熹之劾葉適辨之曾覲龍大淵之恣王十朋論之是皆得其言而後言也臣於先正諸賢無能為役然亦待罪中秘不敢緘默取容是以供職翌朝亟言時事今則事有大此繫國安危隱而不言臣實不敢臣伏見初十日聖旨以太學博士臣徐庚金等去國委

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已而求言宰相謙冲而待士詔

近臣編類奏疏擇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見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貴下賤之道也是三者高宗皇帝之所以亨屯也高宗皇帝之時豈不尤難於今日哉而能有為若此則亦當時有肯為之人無難為之事耳今如曰不可為使陛下當高宗之世將不固邊圉而捍敵騎乎遐荒朔漠之人蕩然窺闔內地如升虛邑纔十數哨騎入境十萬人皆望風而潰曾無發一矢與之抗者臣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二

十

甚為中國羞也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冒犯天顏罪當萬死然臣粉榆已失今而後以罪去已不如前者在上饒驛奏封事時尚有可歸之路矣觸鼎鑊斧鉞而死乃其甘心臣無所逃罪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集卷二